

中国的政治性镜隐喻及对古代日本的影响

刘琳琳

摘要：以“握天镜”“秦失金镜”为代表的一系列政治性镜隐喻在我国南北朝到唐代之间成为意指帝王拥有政权和失去政权的修辞惯习，大约在6、7世纪之间通过纬书、《文选》和部分类书传入日本，频繁使用于政治应用文中，对天皇制国家的建构和古代神道教的生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首先表现在天皇即位仪式方面，始于持统天皇时期的献镜仪式是依据“帝王握镜”隐喻而设计的环节。其次，日本依据帝王握镜隐喻编创了天照大神赐镜神话，以解释天皇拥有镜的缘由，反映了持统一文武天皇时期祖孙两个君主并存的政治格局。同时，古代日本政权出于政治目的没有接受表达政权灭亡意义的“失镜”隐喻。

关键词：政治性镜隐喻 握天镜 神道教 古代日本 记纪神话

一、问题的缘起

本文要探讨的政治性镜隐喻是一个从日本神道教研究史中发现的文化现象，同时也视为日本物质文化史问题。学界公认神道教是一种民族宗教、原生性宗教，具有重视仪式胜过文字经典的特征，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即神道教重视神圣器物。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它对于天皇的三种神器即镜、剑、玉的反复强调。在日本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人依托镜、剑、玉的物质属性来论证天皇具有的政治能力与道德，相关话语构成神道教思想的核心内容，把该宗教与天皇制这一政治体制紧密连接起来，使之直接为天皇制服务，而天皇制也因宗教的支持而具有了“神圣”属性。本文聚焦三种神器中的“镜”，一

方面是由于在三种神器论中镜被置于最重要的地位，二是由于受到福永光司所提观点的触发。福永把天孙降临神话中的天照大神赐镜情节与六朝以来谶纬思想中的“天镜”联系起来，他说：“汉代的谶纬思想文献即所谓纬书《春秋孔录法》中有‘有人卯金刀，握天镜’的说法，这值得注意。……天照大神对迺迺艺命说‘汝应把此镜视为吾之御魂，如祭拜吾一般祭拜此镜’，这与把镜视为至人或圣人之心，或者汉王朝刘氏皇帝权力神圣性的象征等道教性思想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①福永还把“握天镜”与纬书中的另一个镜话语“秦失金镜”联系起来，认为这里的镜都是指皇帝的权力。^②福永提出的观点总结一下是：道家的镜象征“至人之心”或者汉朝皇权，这两点都与《古事记》中的天照赐镜情节有关。但是福永没有说明是怎样的关系，是仅仅相似的关系，还是中国镜意象影响到了天照赐镜神话？依据史料和依据逻辑的论证都付之阙如。另外，王小林在论证“天镜”和《日本书纪》中的和语词汇“天津水影”的训诂时，列举了《艺术类聚》中收录的多个“天镜”的用例，认为“天镜”观念是影响“天津水影”的训诂的因素之一。这样，两位先学分别提出了“天镜”话语两个方面的影响问题。

本文在梳理既往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要推进研究，首先需要确定上述“握天镜”和“秦失金镜”两个习语的性质。笔者不强调他们属于道教还是谶纬，因为在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道教与谶纬之间交织错杂，很难严格区分。笔者更关注它们本身的意义，“秦失金镜”意指秦朝失去政权，握天镜意指刘邦获得政权，握天镜和秦失去的金镜都隐喻皇帝的权力，因此把它们的性质定位为政治性镜隐喻。笔者从中日两国古籍中发现，政治性镜隐喻绝对不止以上两个语言形式，还有“握金镜”“悬明镜”“失玉镜”等多种变体，构成一个隐喻系列。本文首先对政治性镜隐喻在我国的起源和在政治书写中的使用情况进行考察；其次，依据各类资料来证实政治性镜隐喻对古代日本的影响，

① 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文化》，京都：人文書院，1987年，第11頁。

② 福永光司：《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7年，第19頁。

包括统计它在古代政治与文学书写中使用的大致频次，它对神道教神话的影响，以及对于天皇即位仪式的影响。第三，分析古代日本是丝毫不差地接受了政治性镜隐喻，还是有所取舍。本文主要围绕这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大数据和统计学的方法，第一步是在“雕龙”“Kanripo”等中国和日本多个典籍数据库和原文网站上进行检索，尽可能搜集镜隐喻的各种变体，并对检索到的语句与纸版原文进行核对，确保数据准确。第二步是统计这些变体出现的频次与所在的文本属性，发现中日两国在镜隐喻使用倾向方面的异同。第三步是把数据分析结果与古代日本的史实结合起来，来回答镜隐喻对日影响的问题。以下论述中，出于行文简洁的原则，在不影响文意顺畅的情况下，把“政治性镜隐喻”略称为“镜隐喻”。

二、中国古代文献中政治性镜隐喻的使用情况

福永光司的前述研究表明政治性镜隐喻可以上溯到东汉时期。笔者认为“卯金刀，握天镜”表达的是获得政权，即肯定性意义，而秦失金镜表达的是失去政权，即否定性意义，因此可以分为两类。“握天镜”出现在两部春秋纬中，即《春秋演孔图》和《春秋孔录法》。“秦失金镜”出自于《洛书》（严格说属于讖书）和两部尚书纬中，即《尚书考灵曜》和《尚书中候》。另外还有“桀失玉镜，用以噬虎”话语，出现于《尚书帝命验》（一名《尚书帝命期》），即表示“失镜”的隐喻主要出现于尚书纬。这样在讖纬类文献中目前发现了三个形态的政治性镜隐喻。这三个镜隐喻各有需要解释的地方。

首先，关于“有人卯金刀，握天镜”，“卯金刀”在古代被视为汉朝刘姓皇室特别是刘邦本人的代称，这句话意义可以理解为“刘氏握天镜”。关于“秦失金镜”，东汉郑玄对这句话的注是“金镜喻明道”，即已经意识到金镜是一个隐喻，隐喻“明道”，即正确的政治原则或规

范，这是对“秦失金镜”一事做了伦理和政治意义上的深层解释。关于“桀失玉镜，用之噬虎”，我国学界谈及此句时一般会同时加上郑玄的注：“镜喻清明之道，虎喻暴也。”可见郑玄一贯把纬书中的残暴政权丧失的镜——无论金镜还是玉镜——都解释为“明道”，即正确的统治之道。

纬书方面的权威著作、由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辑录的《纬书集成》中显示，“卯金刀握天镜”的所在章节已经不够完整，这句话不见首尾，处于一种语境不明、很难确定其意义的状态。如果不看郑玄理论性较强的阐释，仅就“秦失金镜”一语来看，很难判断它究竟是对秦失去金镜这一个不知是否发生过的事件的叙述，还是像郑玄所阐释的那样，其实是通过隐喻的方式来表达政治或哲学层面的意义。

政治性镜隐喻在我国历史上，特别是中古时期，影响力有多大？判断一个语词或概念的影响力，一个直接的办法，就是统计某段时间内有多少人在多少文本中使用了或者化用了这个语词。考虑到中日古代文化交流领域的时代问题，本研究把筛选的时间范围划定到唐代末期为止。下表显示了镜隐喻的几种变体及其在文本中的使用情况：

表 15-1 镜隐喻的变体及其在中国古籍中的使用情况一览表

镜隐喻类型	频次	用例	时间	作者	文章标题	出处
握镜	7	粤羲皇之握镜，实乃神而乃圣。	梁	萧绎	《玄览赋》	《艺文类聚》
握天镜	5	皇帝世下膺武，体兹上德。握天镜而授河图，执玉衡而运乾象。	齐梁	徐陵	《皇太子临辟雍颂》	《艺文类聚》
握金镜	5	盖圣人握金镜，阐风烈。	齐梁	刘孝标	《广绝交论》	《文选》

续表

镜隐喻类型	频次	用例	时间	作者	文章标题	出处
悬镜	1	尽先圣之能事，扬蕤三统。垂曩哲之尊名，悬镜天衢。	唐	李世民	《封禅诏》	《五礼通考》
悬金镜	4	天元皇帝负四圣之休烈，协千载之昌期。悬金镜，振玉鼓。	北周	韦孝宽	《为行军元帅 郟国公韦孝宽檄陈文》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纂玉镜	1	我大梁应金图而有亢，纂玉镜而犹屯。	齐梁	徐陵	《致仆射杨遵彦书》	《陈书》
失金镜	2	秦人失金镜。	唐	李白	《商山四皓》	《全唐诗》
亡金镜	1	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	唐	孔颖达	《周易正义》序	
失玉镜	2	桀失玉镜，用之噬虎。	魏晋？		《尚书帝命期》	《纬书集成》
合计	28					

由上可见，政治性镜隐喻在南北朝到唐代衍生出了多个不同的变体，“握+含镜名词”格式最多，有17例；还有“悬+含镜名词”格式共有5例，“失/亡+含镜名词”格式合计5例，还有少量的其他动词变体，如“纂”，笔者推测该字通“攥”，意思和握差不多。以上动词+含镜名词表达获取或失去政权的修辞模式共找到28例。从含镜名词的变体来看，有金镜、天镜、玉镜、明镜等。镜隐喻作为描述皇帝统治的词汇在文章中大量运用，无论是皇帝诏书，包括即位和让位诏书，还是朝廷官员写的策、颂、赋、诗歌、碑铭等，几乎不分文类体裁。

在需要描述皇帝治国时，往往使用各种形式的镜隐喻，其意义也比较明显，即用于形容某人掌握政治权力，即位称帝；或者反过来用“失金镜”“失玉镜”典故来指称某个朝廷丧失了政权。如虞世南在隋代为官期间编成的类书《北堂书钞》中，其《帝王部·失政》一章罗列了若干描述失去政权的词语，有“失其玉镜”“秦失金镜”，在《政术部·亡徵》即关于亡国征兆一章也有“桀失玉镜”“秦失金镜”。^①《北堂书钞》与《文选》《艺文类聚》不同，不是整篇收录诗文，而是按主题罗列各种相关短词短句，每一条后面加上作者的注释，表明出典。这部类书具有文学表达索引的功能，可以使人较快掌握骈体公文写作方法。由此可见，在隋唐之间，“秦失金镜”已经成为表现失去政权的常用修辞模式。就其在文学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来看，李白《商山四皓》“秦人失金镜，汉祖升紫极”^②，以及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中的“秦亡金镜，未坠斯文，汉理珠囊，重兴儒雅”^③，这两个例子都是同一种修辞模式，即叙述秦亡汉立的政治变动时，以金镜的消失作为比喻。这从侧面表明，秦失去金镜的叙事在唐代前期已经成为知识界比较熟悉的典故。

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以上多数政治性文本中一般只从镜隐喻系列中选出一个来单独使用，并没有考虑“握镜”与“失镜”之间的关系。李善在《文选注》中引用上述语句的方式显得与众不同，本来《春秋孔录法》《尚书考灵曜》以及《洛书》是不同的讖纬书籍，李善在对刘孝标《广绝交论》中“圣人握金镜”一句注释时，把不同讖纬书中的几个与镜有关的说法并置在一起，表明他认为“秦失金镜”与汉政权“握天镜”有一定的关联，但并没有明确两者到底有什么关联。

由于隋唐之间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都

① [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第50页。

② [唐]李白：《商山四皓》，[清]彭定求编：《全唐诗》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846页。

③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1页。

收录了前述纬书中的握镜、秦失金镜的语句，可以判断大约从初唐开始，知识界经过长期的镜隐喻使用实践，逐渐形成一个新的认知，即把原来各自独立的镜叙事结合起来，当作一个整体来理解，把两个事件中的镜视为同一面镜，因此就出现一个新的叙事：秦失去的金镜为汉所获得，这个叙事隐喻的是政权从秦到汉的转移。不仅如此，另有一则非纬书的秦镜叙事也逐渐融合到政治性镜话语中，即《西京杂记》记载的秦咸阳宫中能够照见人体内五脏的方镜。

《西京杂记》卷三叙述刘邦最初进入咸阳宫中时，发现大量奇珍异宝，其中一个神奇方镜：“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人有疾病在内，则掩心而照之，则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则胆张心动。秦始皇常以照宫人，胆张心动者则杀之。高祖悉封闭以待项羽，羽并将以东，后不知所在。”^①

《西京杂记》由汉刘歆（前50—23）初步编写，东晋时期葛洪整理成书，目前很难判断这个秦镜故事是刘歆编写时期就已经有了，还是葛洪整理时新加入此书的，但最晚在葛洪的时代存在照胆镜故事，这是可以确定的。此处秦宫里映照五脏的神奇之镜显然能显示人的内在意识。笔者倾向于认为，《洛书》和《尚书考灵曜》的“秦失金镜”指的是此镜在秦灭亡后被项羽带走而失踪，当然目前因为原文零散，很难确证。不过至少可以断定，两者之间形成了跨越时间的互文对应关系。

秦照胆镜的故事性质本来属于汉魏时代常见的博异类小故事，原来不具有政治含义。而郑玄把秦失的“金镜”解释为明道，是对这个神秘器物它的神秘消失现象的理性化、人文化和政治化的阐释方式。古代儒者、文人一般受儒学熏陶，具有较高的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精神，如白居易对于唐代五月端午进贡给皇帝的百炼镜，就专门作了《百炼镜》诗一首，讽喻劝谏皇帝：真正宝贵的镜不是实物，而是

^① [晋]葛洪：《西京杂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44页。

忠诚耿直的人才。秦照胆镜话语大约从南北朝时逐渐成为描写镜的另一个修辞模式，被用来描述镜的清明。唐朝一些诗文中用到“照胆”或者“照心”，大致有两种语用意义，一是隐喻人的洞察事物的认知能力，特别是人在遭遇不白之冤的时候，往往用照胆秦镜来指称法官辨明真相的能力，如杜甫的诗《赠裴南部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梁狱书因上，秦台镜欲临。独醒时所嫉，群小谤能深。”^①裴蒙受不白之冤，杜甫为他鸣不平，用显现五脏的秦镜来表现裴的清白。还有一种是特指君王的认知能力。如唐穆宗长庆元年四月制：“献章疏者，更相是非，备顾问者，互有爱憎。苟非秦镜照胆，尧羊触邪，时君听之，安可不惑？”^②意思是臣下向皇帝提出的意见建议有着各种各样的主观色彩，身为皇帝必须具有如照胆镜一样的洞察能力才能辨明是非。

关于以上秦汉交替时期镜的三个叙事，彼此有可兼容接合之处。因此到唐代形成了用咸阳宫的照胆镜隐喻人的认知能力，特别是君主的执政能力，此用法与金镜隐喻明道的观点融汇，并且两者都与刘氏握天镜的神话性叙事嫁接起来，形成了兼有神话色彩和政治哲理意义的镜话语。

如果把能够显现人内心活动和善恶的神奇之镜视为帝王统治能力，或者政治权力之隐喻的话，那么，秦亡后失踪的镜被解释为转移到灭秦的汉朝政权手中，对于笃信天命流行说的古人来说，的确有一定的说服力。此传说中秦始皇用来判断人心善恶、不知去向的方镜在中古时期经过辗转解释，变成了汉政权掌握的天镜或金镜。同样，根据根深蒂固的天命—五德终始等观念的逻辑，这个天镜也绝非永远被汉政权保有，而是随着天命转移，政权更替，在一代又一代所谓“有德之王”手中“握”来“握”去。如收录于《文馆词林》的齐明帝萧鸾建

① [唐]杜甫：《赠裴南部闻袁判官自来欲有按问》，[清]彭定求编：《全唐诗》第7册，第2586页。

② [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第3册，“帝王部，诫励第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第1763页。

武元年（494）即位诏书中的“皇齐受终建极，握镜临宸”的表述，描绘的正是有德之人受天命、获得政权的政治图景。

三、日本古代文献中政治性镜隐喻的使用情况 （平安时代为止）

以上述政治性镜隐喻的各种变体为线索，笔者在日本古代诗文中发现了相当多使用同类镜隐喻的情况。首先运用数据库检索，辅助以手工查找的方法，收集与镜有关的汉文语句，从中筛选出与以上语词结构近似、并且意指天皇权力或朝廷的用例，按照时间顺序爬梳排列。共找到镜隐喻变体有17处，其中“握镜”格式最多，有8例，悬镜格式有3例，抚镜格式有1例，不与动词组合的镜名词有5例（都是“金镜”）。含“镜”的名词变体，有金镜、天镜、玉镜、明镜等4种。

表 15-2 镜隐喻变体在日本古籍中的使用情况一览表

镜隐喻	频次	用例	时间	文章标题	作者	出处
悬镜	1	悬镜吐珠	712年	古事记上表文	太安万侣	《古事记》
悬金镜	2	伏惟圣朝，悬金镜而导俗，持玉烛而敷化	奈良时代（710—794）	《忠孝相悬》（对策文）	主金兰	《经国集》
握镜	5	惭无炼石之才，徒奉握镜之任	706年	诏书	文武天皇	《续日本纪》
握天镜	1	伏惟，圣朝握天镜，纽地铉		《惩兹何用》（对策文）	下毛野虫麻吕	《经国集》
握金镜	1	皇帝陛下，德冠神表，道轶帝光。握金镜而照临，总环瀛而富有	848年	群臣上表文	藤原良房	《续日本后纪》

续表

镜隐喻	频次	用例	时间	文章标题	作者	出处
握明镜	1	握明镜以总万机， 怀神珠以临九域	797年	《上〈续日本纪〉表文》	菅野真道	《日本后纪》
抚玉镜	1	朕……仰璇玑而如冠夏日，抚玉镜而若履春冰	884年	国讳追号并改姓名事敕	光孝天皇	《类聚三代格》
金镜	5	治兼刑德，齐万机于金镜者也	711年	刀利宣令对策文	刀利宣令	《经国集》

以上统计数字和用例显示，日本古代文献中，频繁出现“握镜”和“悬镜”的各种变体。镜隐喻最常见的模式是动词形式的“握+含镜名词”，这与前述我国中古此类镜隐喻的使用倾向是一致的。这一类带有政治色彩的“镜”词群出现的时间段是从8世纪初期一直到平安时代末期，此后就没有发现用例。另外要注意的是使用镜隐喻的文本的文体特征，包括天皇的诏书、文章得业生参加考试的对策文、大臣的上表，到平安后期还有佛教的咒愿文，几乎全都是应用类文体，具有政治性、公共性，由此必须考虑政治性镜隐喻对于日本古代政治的影响问题。不过作为铺垫，以下先探讨镜隐喻传入日本的时间和路径。

前面列举的用例中，出现最早的是706年文武天皇的诏书，这说明，奈良时代以前，也即记纪编纂完成之前，日本朝廷就接受并且开始使用这个话语。中村璋八关于纬书传入日本的时间提出了两个推测，一是继体天皇（507—531）时期百济的五经博士到达日本，此时可能将经书和纬书一并带来；二是钦明天皇在位的553年，百济的易博士和历博士到达日本，此时也带来了纬书。中村璋八指出，《怀风藻》中收录的大津皇子汉诗《述志》中有“赤雀含书时不至”，他认为这是依据《尚书中候》和《尚书帝命谥》。^①大津皇子（663—686）是天武天

① 中村璋八：「日本に残存せる緯書佚文の新資料」，《日本中国学会報》第12集，1960年。

皇的皇子，但不是持统天皇所生，686年死于继承者之争。这表明两部尚书纬的东传时间可以精确到686年之前。王猛教授也认为纬书在6—7世纪就已经传入日本。^①此外，7世纪传到日本的汉籍还有《文选》，据王猛教授的研究当时传入日本的中国书籍还不多^②，因此在数量有限的书籍中，《文选》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此外，《古事记》中引用了《周易正义》^③，小岛宪之指出的《艺文类聚》对《日本书纪》编写产生影响的观点早已成为该领域的主流观点^④。胜村哲也1970年代提出北朝类书《修文殿御览》很可能影响到《日本书纪》的编纂^⑤，近年来池田昌广反驳了以上观点，主张南朝类书《华林遍略》和初唐时期编纂的《文馆词林》在《日本书纪》编写中发挥了主要作用^⑥。判断以上各说孰对孰错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而且我认为没有必要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不妨把南北朝到初唐完成的类书系列都视为《日本书纪》编纂的背景资源，因为以上书籍中成书最晚的《文选》李善注的完成是在659年，而7世纪最后一次遣唐使于669年派出，中间相隔10年，完全有可能把以上汉籍带回日本，而镜隐喻则随着这些汉籍陆续传入日本。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纬书、《文选》、《艺文类聚》以及《文馆词林》等汉籍中包含的政治性镜隐喻是在6—7世纪传入日本，对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的草创发挥了作用。

四、镜隐喻对古代神道教和天皇制的影响

源自讖纬的政治性镜隐喻对于日本古代政治与文化影响至深，本

① 王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5页。

② 同上书，第2145页。

③ 同上书，第2148页。

④ 小島憲之：「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出典論を中心とする比較文学的考察」，東京：塙書房，1962年。

⑤ 勝村哲也：「修文殿御覧天部の復元」，山田慶兒編『中国の科学と科学者』，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8年。

⑥ 池田昌広：「『日本書紀』と唐の文章」，『萬葉集研究』第35集，2014年。

节要考察两个侧面，一是镜隐喻在日本国家仪式方面发挥的影响，具体说来是天皇即位仪式中加入了镜隐喻的因素；二是福永光司提出的朝廷在编创天照赐镜神话方面对镜隐喻的参考。

律令时期天皇即位仪式的仪轨从《养老令》中可以大致了解，其中规定：“凡践祚日，中臣奏天神寿词，忌部上神玺镜剑。”^①榎本福寿认为，这个仪轨其实在689年颁布的《飞鸟净御原令》中已经有规定了^②，但是笔者没有找到旁证，故在此仅仅介绍这个说法。《日本书纪》中有着可以与此条文相印证的记载。持统天皇四年（690）即位仪式记载如下：“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物部麻吕朝臣、树大盾。神祇伯中臣大岛朝臣、读天神寿词。毕、忌部宿祢色夫知、奉上神玺剑镜于皇后。皇后、即天皇位。公卿百寮、罗列匝拜而拍手焉。”^③另外《书纪》继体天皇、宣化天皇部分也有即位献镜的记载。

『书纪』继体天皇纪：“（元年）二月辛卯朔甲午、大伴金村大连、乃跪、上天子镜剑玺符、再拜。”

宣化天皇纪：“群臣奏上剑镜于武小广国押盾尊、使即天皇之位焉。”^④

对于这几则臣下献上镜剑的记载，目前的研究史有很多说法，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继体天皇纪和宣化天皇纪的两个记述是虚构，只有持统即位的记载反映了史实。宫崎市定认为即位献宝器的书写参照了《汉书》中汉代皇帝即位时献上传国玺的做法。笔者一方面赞同即位仪

① 井上光贞校注：『日本思想大系』第3卷「律令」，东京：岩波书店，1977年，第214页。

② 榎本福寿：「天皇即位儀礼の始まりと神代紀の成り立ち——中臣大嶋のしごと」，『京都語文』第27号，2019年11月。

③ 小島憲之校注：『日本書紀』第3冊（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东京：小学馆，1998年，第500页。

④ 小島憲之校注：『日本書紀』第2冊（新編日本古典文学全集），东京：小学馆，1996年，第288、346页。

式上加入奉献神圣物品环节是受到汉代即位仪式的启发，但同时认为具体献的物品有镜，而不仅是玺，这更可能是依据“握镜”的观念。首先从镜隐喻传入日本的时间来看，根据前述纬书和《文选》在6—7世纪传入日本的结论，极有可能在持统天皇即位之前就通过遣隋唐使的途径传入，因为7世纪最后一次遣唐使是在669年，此后就是702年的遣唐使。镜隐喻构成持统即位的文化背景，而不是相反。其次需要简单交代一下天武末年到持统年间的政治局势。天武死后，皇后称制期间，即《书纪》中的持统天皇三年（689）四月，皇太子（持统的儿子）草壁皇子去世，留下其子轻皇子年纪尚小。690年，持统天皇举行即位仪式。古代史学界一般认为持统做天皇是中转性的，是为了等待轻皇子将来长大后即位。这样从草壁去世的持统三年开始，祖母与皇孙的关系构成持统时期天皇政治的核心部分。后来持统天皇十一年（697），轻皇子正式即位成为文武天皇时，持统还在世。^①

日本学者已经证明，即位仪式中献给持统天皇的镜、剑就是君主权力和身份的符号，这意味着拥有镜、剑才是真正的神皇。汉语“握镜”从字面来看恰好可以表达天皇拥有镜，这样，即位仪式中天皇接受的镜与中国的握镜等话语形成一种互文关系。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特别是在中古时期，只存在作为隐喻话语的镜意象和“握镜”典故，而实际上代表皇权的神圣器物中并没有镜，中国的国家重器自先秦以来主要是鼎和玺，汉朝建立以后又发明了刘邦的斩蛇剑作为王权的符号。而持统即位时接受镜的仪式反而与握镜话语更加对应，笔者推测持统天皇在握镜话语的启发下，在自己即位时设计了献镜（也包括剑）的环节，以直观可视的方式将“帝王握镜”话语展演出来。^②

关于握镜隐喻与天照赐镜神话的关系，该神话是记纪的核心情节，是涉及天皇制起源的重要问题，对于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需要进

① 持统天皇死于703年（大宝二年）。

② 虽然6世纪倭国统治者把镜分发给各地豪族作为权力的象征，但并没有证据证明大和的王在即位时有移交镜、剑的仪式。

一步坐实。首先需要尽可能确定天照赐镜神话的形成时间。近年来日本学界形成了一个学说，即记纪神话虽然其叙事内部时间动辄讲几万年以前，但实际上真正的编创时间是在天武持统时期，即我们目前看到的有一定体系的记纪神话基本上是在7世纪后半叶到8世纪初期编写成的。如北野达认为：“《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的天孙降临神话都是只能到天武天皇以后，甚至是持统天皇以后才能形成。”^①大和岩雄则把该神话产生的时间进一步精确为持统十年（696）以后。他提出了为什么降临的是天孙而不是天子的问题，认为编纂天孙降临神话的背景是持统想把她的孙子即轻皇子推为天皇。^②持统初年形成的祖母—皇孙关系模式在天孙降临神话中很明显地复制出来。她把皇位传给孙子这一政治行为在《古事记》中体现为天照大神派遣天孙降临地上，并且把代表自己“御魂”的镜授予天孙。天照赐镜神话与帝王握镜意象有着共同的结构，即天孙受镜VS帝王握镜。拥有镜的都是最高统治者，区别仅在于最高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子孙还是帝王，而中国的帝王一贯被视为天子，两者在作为天界最高存在的后代这一点上是同质的。这样，两个神话表述的是视角不同而有着相同结构的叙事，形成叙事上的对应关系。由于镜隐喻传入日本的时间要早于持统时期，因此天照赐镜情节的编创是受到中国镜隐喻的触发。该情节的叙事意图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解释为什么文武天皇应该即位，因为他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持统天皇的孙子，与天孙对应。二是为了解释天皇拥有镜的事实，即作为祖先的太阳女神（对应文武天皇的祖母、上一任君主）赐予镜，所以文武以及以后历代天皇才拥有镜，有镜才能证明自己是具有神圣合法地位的君主。天照赐镜神话其实是对“帝王握镜”这一话语的神话性表述形式，或曰，日本式改写。

① 北野達：「『古事記』天孫降臨神話の形成——伊勢神宮の創始と大嘗祭と」，『山形県立米沢女子短期大学附属生活文化研究所報告』（40），第1—35頁，2013年第3号。

② 大和岩雄：『日本神話論』，東京：大和書房，2015年，第67—87頁。

五、古代日本对于政治性镜隐喻的取舍

日本诗文中镜隐喻的用例显示，古代日本经常使用握镜系列隐喻，但是没有出现“失金镜”“失玉镜”。这就涉及日本对于中国政治性镜隐喻的接受态度问题。中国的金镜话语在早期被用于隐喻清明的政治以及达到这一境界所需要的帝王的政治能力，随着时代演变，在南北朝的书写实践过程中，逐渐演变为隐喻政权本身。唐代以后，秦失金镜的意义从失去清明的政道演变为失去政权，“失金镜”变成政权灭亡的代名词，可以用于任何政权的更替，还演化出直接以“秦镜”来意指失去显现善恶的能力而导致政权灭亡的现象。中国镜隐喻产生于秦汉以来根深蒂固的天命—五德流行的框架之内，面对政权不断更替的事实，古人认为代表政道的镜也可以在不同的君主之间易手，金镜只会反映上天的政治意志，被符合天命的人掌握，不会永远被任何特定个人独占。

而日本的天照赐镜神话却相反，由于没有或者说拒绝对天皇制不利的天命思想，日本朝廷在编创天皇起源和系谱神话时，重点编创的是天壤无穷的神敕。结合镜神话来看，既然天皇的统治世代延续，万世一系，那么镜也会一直在天皇家族内部传承，不会落入他人之手。朝廷以太阳神的神圣命令的形式，宣告日本国家永远归太阳神的子孙统治，镜也应该永远属于天皇。六国史编纂群体在利用汉籍的时候，似乎忽视了“失金镜”“失玉镜”习语的存在，比如，完全没有关于日本失去八咫镜的记载。八咫镜（实际上是其复制品）长期保存在皇宫中，直到11世纪早期藤原道长时期被烧毁。如前所述，纬书在6—7世纪就已经传到日本，《周易正义》也是7世纪传到日本，因此假设日本人只接触到握镜、悬镜等话语而偏偏没有看到失镜类表述，这是说不通的。笔者认为日本古代文献中找不到失镜类表述的原因在于，日本人有意识地回避了这类话语。对于渴望建立天皇永久统治的古代朝廷

来说，象征着天命流转、丧权亡国的“秦失金镜”等话语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日本依据握镜类隐喻编创的天皇之镜神话以及相关仪式强调的是由天照大神的“神敕”所保证的天皇制的延续性与永恒性。

结 语

“握镜”“秦失金镜”等一系列政治性镜隐喻发端于讖纬文本，在我国南北朝到唐代之间发展成为意指帝王拥有政权和失去政权的修辞惯用语，广泛使用于多种类型和体裁的诗文书写中，构成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因素。在日本古代的文献中也发现了频繁使用此类镜隐喻的现象，政治性镜隐喻在日本文本中的大量运用构成了中国同类现象的一个镜像，说明镜隐喻携带的象征皇权和帝王政治资质的意义也传到了日本。笔者结合日本遣隋唐使的派遣情况，参照南北朝到隋唐之间典籍的编纂和流布情况，认为镜隐喻最初传入日本的时间是在6—7世纪，当然随着奈良时代到平安初期遣唐使在中国集中求购书籍，各种汉籍中包含的镜隐喻更多地为日本人所知。7世纪是日本古代天皇制草创的阶段，日本在这一时期对于中国政治文化，如法律、政令的积极学习态度早已众所周知。天皇制建构过程中，神话编写与仪式建设尤为重要，笔者认为，这两方面也是受到“帝王握镜”隐喻意象的启发。持统天皇的即位仪式上第一次出现了向新天皇献镜的环节，这一仪式的设计和实施恰恰是为了向臣民展示“帝王握镜”，以喻指新天皇获得了至高的地位与权力。仪式与隐喻由此形成一种紧密的互文关系。天照赐镜神话的形成固然经历了较长时间，可以想象其间有过多次数改写，而目前我们在《古事记》《日本书纪》中看到的神话情节的生成，则与7世纪末期的政治格局关系密切。持统天皇代替未成年的文武天皇执政，一直期待着将来实现皇权平稳过渡，这一政治格局与帝王握镜隐喻相结合，最终生成了天照大神赐镜、天孙受镜的情节，以象征新任天皇的神圣性和正统性。由此看来，帝王握镜隐喻直

接介入了日本天皇制和神道教核心部分的建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的镜隐喻包含帝王掌握政权和失去政权两个侧面，而古代日本对此有所取舍，仅接受了有利于天皇制的“握镜”隐喻，而拒绝了象征失去政权的“失镜”隐喻。这当然是基于维护天皇制的稳固性而对外来文化的选择。